



# 部落木鼓声

刘祖培

著

滇池丛书  
DIANCHICONGSHU  
云南民族出版社



刘祖培

(著)

部落木鼓声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落木鼓声/刘祖培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8

(滇池丛书.第3辑)

ISBN 7-5367-2994-4

I.部... II.刘. . .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694 号

丛书策划	冉隆中
责任编辑	钟华强
装帧设计	付韶辉 张 群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a href="http://www.ynbook.com">http://www.ynbook.com</a>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94
总 字 数	2406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 000(套)
总 定 价	251.00 元(全 10 册) 本册定价:27.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2994-4/I·645



## 讴歌人民 繁荣文艺

杨崇高

七彩云南，飞花春城，  
大江湍流，高山雄阔，湖泊  
澄碧，峡谷险峻，水如柔情  
少女，山是铮铮铁汉。·

为开掘我们脚下这块热  
土人文和自然的深层内涵，  
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  
新时期以来各族人民崭新的  
精神风貌，在这秋风送爽的  
金色十月，《滇池》丛书在  
我市有关部门和作家们的共  
同努力下，编辑出版并和读  
者见面了。这不仅是昆明文  
艺界繁荣兴旺的一大盛事，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以优秀文化推动经济

发展的一次集团阵容的检阅。

这套丛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用饱满的激情，生动的艺术形象，鲜明的地域特色，热情讴歌了慷慨哺育着我们的高原大地。

这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的土地。滚滚大江流淌着雄峻豪壮的高原大地的壮丽史诗，巍巍群山高耸起不屈不挠的西部民族的伟岸头颅。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悠久灿烂的厚重历史，博大精深的青铜文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一代代坚毅、顽强、勇敢地和严酷环境抗争着的、不断创造着崭新历史的大山汉子和高原女人……为我们的文艺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这是一块英雄辈出的可歌可泣的土地。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从这里起航，七次下西洋，震惊世界，辛亥革命先驱蔡锷等同盟会革命党人，聂耳，以高原儿女高昂的澎湃激情，擂响了中华民族血肉筑就的高亢进军旋律；抗战时期，一大批蜚声中外的科学文化巨匠精英汇聚西南联大，思考和创造着中国的明天；“飞虎队”那画着鲨鱼图案的战斗机群从这里腾起，多少援华抗日参战的美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驼峰航线”……这块文化积淀深厚、创作资源丰饶的沃土，值得我们的文艺家倾尽毕生才

华，为之大书特书。

这是一块鲜花盛开民族团结狂歌劲舞的土地，是文学创作的宝地、歌舞的海洋、美术摄影的天堂。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歌曲《小河淌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舞蹈《阿细跳月》等享誉中外的优秀作品，早已融入高原大地的交响乐章，而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年轻的作家踊跃深入工矿、农村、部队、边疆，写出的大量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亮起了一道道斑斓绚丽的文化风景线。

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繁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这个地区文化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恒久的驱动 力。综观历史的长河和当今的世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有没有健康的、高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熏陶滋润，其结果必然是大不一样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各种艺术的母体，是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份。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春天的喜雨，悠悠润物细无声，在悄悄的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人们高尚的情

操，确立崇高的理想，磨励人生的信念，锻造民族长城的刚毅魂魄。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族，必定是有理想，有爱心，有品位，高素质，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民族。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开窗户，八面来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面对着革新与守旧、开放与封闭、文明与愚昧、新生与毁灭、人性和反人性以及伴生而来的民族心理的阵痛或喜悦、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阳春白雪与雅俗共赏，主旋律和多样化，高品位和面向市场，如此等等，都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新课题。作家们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视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宏观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准确地洞悉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思想的光芒才能点亮生活，才能立足现实，关照历史，反映时代，讴歌人民，创作出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无悔于这块热土的文学精品。

和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2004年8月5日



## 再创昆明文学新辉煌

王君正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昆明的一批作家、艺术家用集体出书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创作成就，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丰富昆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奉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也为共和国55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昆明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值得书写和礼赞的地方。回眸昆明文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珍藏着令前辈眷顾，今后人仰慕的一次次辉煌。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西南联大的旗帜下，这里

曾聚集过许多中国当时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巴金、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吴宓、冯友兰、金岳霖、陈梦家、李广田、刘澎德等等，这些辉煌的名字，连同他们纪写昆明和云南生活的辉煌的作品，都将永远成为昆明文学史册上的一份骄傲。随着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西南高原上走来了有着虎虎生气的军旅作家：苏策、徐怀中、冯牧、公刘、白桦、彭荆风、季康、公浦、周良沛、饶阶巴桑等，这一群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军旅作家，创造出了大批反映云南边地的作品，令当时和后世为之瞩目，云南边塞诗派在这里诞生，云南风情小说从这里起步，一批影响海内外的表现云南边地生活的电影作品，也在他们手中完成；几乎与此同时，云南本土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成名的一批作家的入盟，使50年代的昆明文学创作格外醒目耀眼，李乔描写大小凉山彝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李广田脍炙人口的描写圆通花潮的优美散文、刘澎德表现滇池沿岸变革时代新旧人物的现实主义杰作等等，所有这些成就，汇成了昆明文学的一座座高峰，至今仍使人感怀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文学新时期的到来，昆明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高原红土诗、边地小说、南疆儿童文学，这些被称为“崛起的

“新山脉”的文学种类和文学现象，不仅在云南，就是在全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处于领先的地位。新时期的昆明文坛，可以说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群贤荟萃的大好时期。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于昆明文坛的一批宿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依然雄风犹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如今成为昆明文坛的中坚，正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而当前又是新人辈出的时期，一大批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都相当深厚的青年作家纷纷走上文坛，一些少数民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书面文学作家带着山野雄风登台亮相，显示了极大的创作潜力，老中青三代昆明作家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昆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和文艺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从人民群众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我相信，昆明的作家和艺术家一定会创作出无愧于这座光荣城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当前，昆明文学事业的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昆明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确立的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总体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这为昆明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要繁荣文艺创作，发展

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强市,就必须紧密结合新昆明建设的崭新布局,发掘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一点一滴地积累,在抓好作品数量的基础上提升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和水平。同时,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昆明的文化事业。

昆明市文联以出人出书为切入点,集中组织出版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参与的系列丛书,形成规模效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衷心希望昆明市文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从整体上提升昆明文学艺术创作水平,突出抓好文学艺术原创作品的思路和办法。昆明的文学艺术要再创新辉煌,力争为昆明的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推动昆明和云南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8月11日

# 三录

序一 叨歌人民 繁荣文艺 杨崇勇

序二 再创昆明文学新辉煌 王君正

## 1 部落木鼓声

- 2 第一个白天 两个女演员掉了队,被“魔鬼”引上了死亡之路
- 19 第一个夜晚 误闯牛王寨,梦中响起了阴沉的木鼓声
- 28 第二个白天 牛角哀鸣,征战的戈辣克人惨败归来
- 44 第二个夜晚 木鼓咚咚,震颤着人头的祭坛
- 63 第三个白天 绝处逢生,却又要上演一出“强婚”的悲剧
- 88 第四个白天 牛王寨里,来了一个追婚的外国公主
- 101 第四个自信 玉女出浴,客房内出现魔影
- 112 第五个白天 烟花会上,一个戴罂粟花的女人招摇过市
- 127 第五个夜晚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缚住两个身陷囹圄的爱侣
- 154 第六个白天 辣椒与子弹,送来公主谋杀的通牒
- 163 第七个黎明 错猎头,陨落了一颗舞蹈明星
- 177 七天之后
- 180 花无芳
- 227 茶花别墅

292 后记



## 部落木鼓声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许多人常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它说明人生之不易，或长寿之不易。

但我想，人的生命的长短，不总是可以由年龄来决定的。有的人能活到七十岁，甚至一百岁，但当他（或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会发现竟然没有一点可以告慰自己的心灵、或者留给儿孙们属于精神财富之类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只活到十七岁，甚至更短，但他（或她）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无比丰富。形体纵然消失了，灵魂则飞升于时代之上，化成一颗璀璨的明星，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古稀之年。但我相信，无论雨雪风霜，无论沧海桑田，都不能磨灭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刚刚过去了的那短短的七天。

七天呵！那阿佤山寨里惊心动魄的七天，我将把它告诉人们，让它作为一份短短的备忘录，留在新中国无比丰富的档案馆里，供后人查寻历史资料时参阅；它将作为一笔小小的遗产，存入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精神宝库中，让儿孙们享用………

——摘自一个军队女文工队员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手记

## 第一个白天

两个女演员掉了队，被“魔鬼”引上了死亡之路

糟糕！她俩迷路了。

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小文。早上，涉过那条小溪时，师文工队的姑娘们全被溪边土堡上一束迎春怒放的山花迷住了。她争先往土堡上爬，想摘下那束在春风里摇曳着的火红的“铜吞”花，好在晚上向部队作慰问演出时，代替道具箱里那束被压得皱巴巴的纸花，献给正在阿佤山艰苦开辟工作的指战员们。谁知那个表面看起来很结实的土堡，原来是一个被白蚁蛀空了的巢穴，还没等她爬上去一半，便轰地一声坍倒了，人便陷进蚁巢里。花，没有采到手，倒把脚脖子给扭伤了。

当时，小文没敢声张。文工队从勐朗坝出发时，团里派了两匹牲口帮他们驮照明箱和道具箱，但演出的服装和乐器，还是由各人背负着。舞蹈分队的男演员，每人肩上还多了支小卡柄枪，负责全队的警卫。每人身上的负担都不算轻。更何况五天来，大家都被高山峡谷折磨了个够，不是脚底串血泡，便是肩头红肿，一路上“扭秧歌”的大有人在，只不过大家都忍住不声张罢了。如果小文此时说出自己扭伤了脚，那不消说，她身上的背包啦、演出服啦、粮袋水壶啦，都要加到别人的肩头上去了。她不想把痛苦转嫁给别人。何况，她还是行军鼓动组的一员，几天来，为了给别人打气，呱哒板把手指磨出了老茧，口号喊得震山响，没少受指导员的表扬。此刻，如果说出真相，被撤职不说，说不定还要被编进收容组去，让那些爱嘲笑人的男演员找自己的开心。呵！这可不行。她不但不能暴露自己的伤势，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赶到队伍前头去，抢占制高点，把呱哒板敲得更响。

可是，扭伤的脚脖子却不替她争气，每迈出一步都在钻心地疼，还没赶到队伍前头，她自己倒带头扭起了大秧歌。被乐器分队敲木鱼的那个小胖子发现了，一股劲地奚落她，说到营部驻地后一定要为她请功，请首长们在她胸前挂一枚马粪勋章：你说气人不气人？更可气的是，不管她怎样解释，指导员还是撤了她鼓动员的差事，把她从队前贬到队尾，成了一名可怜兮兮的拖尾巴兵。

小文哭丧着脸，央求说：“指导员！你得照顾点我的情绪嘛，挨板子也不该一下就打五十呀”。

“你也得照顾点我的情绪呀”，指导员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晚上出台打《红旗腰鼓》的时候，只要求你能躲在后排做做样子，别让我临时找不到人顶替而抓瞎。”

“演出绝无问题！”小文挺着不太饱满的胸脯保证：“《红旗腰鼓》我不缺台，《胜利秧歌》也照样跳……”

“算罗，算罗。”指导员怯生生地望了一眼她那在双排扣列宁装下鼓起的乳房，小声说：

“我相信你的决心，可不相信你的脚脖子。你才十七岁，骨头还太软啊。”

小文在心里生了闷气。难道因为自己姓文不姓武，就被人看得这样软弱？难道今年十七，明年就不会长到十八？但当她在气恼中想跑两步给指导员看看的时候，已经清楚自己是争辩不赢了。尽管她的心象只野兔，那肿胀得象个歪葫芦的脚却使她变成了一条蜗牛。她和指导员磨洋工的时候，队伍已前进了五六百公尺，都快翻上前边那个山丫口了。正在这时，丫口那边又传来“砰砰”两声枪响，指导员搁下她，快步跑到前头了解情况去了。

孤寂的山路上，只剩下小文独自一人。脚下，荒草萋萋；四周，林木森森；远处，云雾茫茫……那寂了的枪声，不知预示着一种什么危险？总也不见指导员转回来，她心里真有点发毛了。要是这时突然钻出一头野兽，或者出现一个歹人，叫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



办呢？

4

唉呀！真不敢再往下想。管它脚疼不疼，还是快些去撵队伍。心急步乱，没走几步，裤脚被一根山刺勾住，嘶啦一声，军棉裤被扯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绽出白花花的絮子。人也一头跌倒，脚脖子一阵剧痛，疼得她流出了两行泪水……

“小文！跌着哪里了？我瞧瞧。”

小文一听就知道，这轻柔的话音，只有分队长海兰才说得出来。在文工队里，海兰是女演员们最好亲近的大姐组，也是公认的最漂亮的女演员。当她登上舞台的时候，那常留在脸上的春天般的微笑，那袅娜优美的身姿，那轻盈飘逸的舞步，还有那热情奔放的表演，不仅倾倒了观众，也倾倒了自己的舞友。当她领舞的时候，只要跟着她，胆怯的会变得沉着，动作生疏的也会随之熟练……此刻，见她来收容自己，犹如演出时跟着她出台一样，小文的情绪安定了许多，脚上的疼痛也减轻了许多。她擦干泪痕，用双手撑着地面，挣扎着想自己站起来。

“慢些，我来扶你”。

海兰弯下身子，边扶她立起边说：“翻过前边丫口，就进入板帅部落和戈辣克部落的交界处了。那边情况复杂，指导员要亲自掌握部队，叫我回来接你。”

听说来到了两个部落的交界处，小文刚安定下去的心，又咚咚地跳动起来。在勐朗坝时，团政委作过情况介绍：由于历史的过错，阿佤人一直对非本民族的人怀有戒心。他们不欢迎我军进入山寨，也不明白我党的民族政策。戈辣克便是这些部落中势力最大、态度也最强硬的一个。他们的领袖人物，至今还拒绝和我军及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会面，更谈不上坐下来讨论问题。我军进驻阿佤山的部队，目前只能住在版图小、人口少、势力弱的板帅部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取得戈辣克人的谅解。师首长派文工队下来，便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演出和宣传活动，配合着做一些沟通民族感情

的工作,把党的“团结、爱国、生产”的方针,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从勐朗坝出发的时候,来送行的团长又特别强调了阿佤山区的复杂性,说尚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阿佤人禁忌很多,有许多不被外人理解的风俗习惯。还特别提到了“猎头祭谷”。希望每人都要注意,不要触犯,免生意外的风波。出发之前,队员们心中便怀着一种神秘感,恐惧感;出发之后,连日行进在蛮荒烟瘴的崇山峻岭间,前后不见村寨,左近不见行人,队伍好象行走在陌生的星球上。连平日胆子顶大的男演员们,每一步踏下去都那样小心翼翼,似乎眼前布满着插上毒尖桩的陷阱。小文平素就是个鸡胆子,处身此种境地,心中的惊悸便可想而知了。她一把扯着海兰的衣袖,紧张地问:

“刚才,为什么打枪?”

“不知道”。海兰宽慰她说:“可能附近有阿佤人巡猎。我们快去赶队伍吧?”

在海兰的搀扶下,小文一瘸一拐地向山丫口爬去。还没有爬完半个“之”字,海兰的额头上沁出许多细密的汗珠,原本红润的脸颊渐渐变得惨白。

“分队长!你怎么了,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小文停下步问。

“没,没有……”

海兰掏出一方白手绢,在额头上轻轻地按了按,又鼓起力气来搀小文。

丫口上,独立着一棵粗可数围的大树,树冠下那片浓荫,不是一处最好的栖息地吗?快,快爬上丫口去,到那棵大树下喘息片刻,再去追赶队伍。可是,才这样想,小文不由又“呀”地一声收住了脚步。

“怎么了?”海兰问。

“那树下有、有个人……”

是的,在天空的背影下,丫口上确实剪贴着一个人的轮廓。但

